

文苑

● 随笔

吃席

王亚

儿时最喜过岁末,各家喜事扎堆了办,天寒尤甚,多了喜庆,便可以常去吃酒。我家乡赴宴叫“吃酒”。

我得得酒吃,缘于祖父。无论近邻远亲,各家置席总须延请祖父,他德高望重,字也好。操办的主家若遇艴艴,也只需祖父说和几句便休。

每每席前,他就端坐一隅,写几副对子或挽联,让人张挂了便罢。我则随在一旁打下手。待祖父裁了纸,告诉我是几字联,我就替他折出几个米字格。又倒墨汁。乡人买的墨汁奇臭,若掉一滴在手上,洗去犹有余臭。乡人自然也没有砚台,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盛了墨,往八仙桌上一扔便是。祖父写一个字,我就拈了纸拖一截儿出来,又写一个,又拖一截儿。写完上联,仍旧是我执了两端,摆在角落地上。待写完墨干,自然有人拿上门上贴了。就可以安心吃酒了。

乡人办喜事是小事,前后总得三四天。搭棚子、砌炉灶、架案板,借桌椅板凳碗瓢盆,杀猪割鸡酿豆腐炸丸子……厨子、传菜,主力都是男人们,女人们都咋咋呼呼在一堆洗菜切菜摆碗洗碗,孩子们且笑且闹且追且打。唯我跟着祖父来得早,才能得见这些好玩有趣的。

早年间,炉灶都拿黄泥垒就,晾两日就干了,大块生炭往里扔,火呼呼生起旺旺地烧一通,灶就干透了。大铁锅支上,大铲子架上,先把一簸箕切好的大块肥肉呼噜噜都控进去,敛一些火势,任它们在里边待着,“滋滋溜溜”作响。猪油炼好拿大砂钵盛了,案板上备着,炒青菜最好。

备菜时,最香的两样菜是炖蹄膀和鸡。卷了袖子叨根烟的厨子左右各一眼灶,一口锅炖肉,一口锅炖鸡。他自跟一旁的妇人打趣扯皮,隔一阵拿大铲子往锅沿插进去搅一圈,以防肉粘锅烧糊。这便开始香了,蹄膀香糯,鸡香绵长,交缠着飘远,能穿过一个厅屋飘到另一个厅屋去。邻家的孩子跑来,炉灶边守个把小时,能得蹄膀上掉下来的一小块肉,沾了就往嘴里搁,口里边囫囵嚼着边“嗷嗷”呼气,仿佛呼了气就不烫嘴了。鸡腿是不能掰的,哪个做喜酒的主家都不愿意一碗整鸡缺了胳膊少了腿。

“上菜!”厨师一声喊,一坪里坐着的大人孩子都巴巴望过来。上菜的小哥或满叔往好号哪,一只手高高擎起木质托盘,在人群间轻巧穿梭,到桌前又一只手拎了轻松一搁。那脸上还一副轻巧的笑,显得托盘里六大碗轻如一片。席上也总坐着年轻姑娘小媳妇,或膘一眼掩嘴笑了,也有放肆些的媳妇子,揪了小哥要摸摸臂上肌肉。孩子自然只关注托盘中大碗,看何时抵达眼前。

席面的第一碗,我们叫“头碗”,就是大杂烩汤,无非蛋卷肉丸鹌鹑蛋火腿肠肉片种种一锅烩了。祖父年迈牙口不好,最好头碗,我不喜欢,觉得软烂不堪无甚滋味。酸萝卜肚片和蹄膀才是席上热门。常吃席的人知道,第几碗上肚片,哪一碗后是蹄膀。鱼是席上的压轴,到了上鱼的时候,就得算席席进入尾声了。不好素食的人待得吃几筷子鱼之后,不等后面的甜汤和蔬菜端上来,便已离席而去。甜汤有苹果粒醪糟小汤圆,孩子们往往爱煞,吃完甜汤,妇人们带着他们也走了。男人们自然是在的,喝酒划拳侃大山,哪怕主家安排人来收碗倒厨余,他们还“六个六七个巧”吼得半个村子都听得见。都是旧话。

祖父渐渐更老了,无法提笔写字,便许多年没去乡里吃酒。那年,祖父歿了,我家成了主家,“兵荒马乱”哪里还有心吃酒。

前两年,几个朋友聊起乡里酒席,勾起馋虫。其中一位的表妹恰巧结婚,就驱车近200公里,往茶陵乡下去了。我们坚持随了礼金,海吃了三天。

茶陵便是李东阳“茶陵诗派”的茶陵,谭延闿也是此地人士。世人知谭延闿为军政要员和书法家,殊不知他还是组湘菜创始人。如此,可知茶陵菜的渊源。



行走山城

建林

1949年10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484团两个营的兵力,从安仁县草坪乡和鹏塘乡(今炎陵县鹿原镇东风城)出发,直扑酃县(今炎陵县)县城。部队进入县城西郊,刚刚越过接龙桥,有冷枪鸣响,冲在队伍最前头的一名排长应声倒地牺牲(后来,他被就地安葬在路边草坪河的河坎上)。此后,不到10分钟,酃县城便在一派沉寂当中被解放。

这时候,酃县城已经是一座空城,县政府和保安队驻地都是人走屋空。城墙上店户闭门,行人无踪。这天的晚饭还是负责带路的中共地下党酃县特别区委的同志临时找到城里的农会骨干,才采买到大米和一些蔬菜解决的。当时的酃县县城就是那么六街三巷:衙前街、学前街、店街、东门正街、西门正街、南门正街和龙王井巷、五马坊巷、扶家冲巷,总长3480米,街宽3米左右,面积不到1万平方米。街道两旁最高的房子没有超过三层的。

这一天,是酃县的“解放日”。此后,到1951年,人民政府拆除县城的城墙,沿城墙基建成环城大道,与城内的街巷相连接,这时的县城面积还不到1平方公里。20世纪60年代,酃宁公路经过县城,借公路的路基建设酃县县城井冈路,纵贯县城东西;尔后,又借106国道建设机会,从井冈路的中部县政府机关旁边开了一条与国道合二为一的文化路直达城南画眉桥。酃县县城算是有了一个“丁”字形的较大的街道布局了,包括东正街、西正街、南正街。人们在县城行走,“一支香烟抽完就把全城走完了”。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了,我有幸从70里外的乡下进入县城,参加高考上线考生体检,兴致勃勃地游走一番县城,城街仍然还是这样的布局。1978年到1981年,我去长沙读书,暑假假到县城,汽车站在井冈路西端的接龙桥旁边,县城最繁华热闹的地方就是沐泉书院前的大操场和它前面的南正街、西正街,供销社的店铺、电影院和菜市场就设在那里。

1988年,我在乡下教书,暑假奔到县城去买书,突然发现县政府门口的百货大楼前面冒出了一条崭新的大街——解放路。我顾不得去新华书店买书,径直沿着解放路向南走了一趟,这条20米宽的大街,足足有1里路长,街道的南端斗笠河岸边还新建了一个农贸市场。我当时真的是欣喜莫名,觉得县城到底有了变化,到底不再是人们嘲笑的一“支烟”的小县城了。

1991年开始,县城又拓建了东西走向的炎陵路、沐泉路、神农大道,南北走向的鹿原路、霞阳路、县府路等八九条街道,还改造拓宽延伸了井冈路、文化路、龙井路和解放路。一个四纵六横的街道网络基本形成。在迈入21世纪之际,我也幸运地进入县城工作了,每天吃了晚饭,学着城里人的生活情趣,也到县城的街道上去散步——徒步黄昏,消遣山城。从家门口沐泉路观音阁出发,向东沿沐泉路逆斗笠河上行,10分钟后进入霞阳路,转折向南往东山文体中心方向行走,到霞阳路与神农大道交会处的雄森大酒店门前,进入神农大道,再向西往神农大道南侧的草坪河风光带,一边观赏花草流水的景致,一边缓步行走,这样便一直可以走到神农大道最西端的湘山公园门前的炎帝广场。这时候掏出手机来看时间——哟哟!我怎么就走了一个半小时了呢?!

在广场休息片刻,看着人们在广场上大开着音响跳广场舞,小孩子们在广场上追逐嬉闹,便感觉如今的县城人家真的是幸福满满,快乐满满。回头看看刚刚走过的神农大道两旁楼房林立,高屋入云,街旁路灯如珠串,高楼房灯似星光,欣喜着我们的县城也随着新时代的新步伐,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算得上是“天上的街市”吧。因为今天的炎陵县城已经拥有了大小街道42条,街道总长都有32公里,城区面积5平方公里了!

突然想到自己的家距离广场还有很长一段街路,那就不走回头路了,走炎陵路吧,这条连接着“湘赣边贸市场”的大街,平坦笔直,商铺众多热闹繁华,一路的桂树郁郁葱葱,边走边走路边欣赏街景,不知不觉就可以回到家里的……

一个小县城,从“一支烟”到两个多小时的环城行走,那是一个怎样巨大的变化啊!最近,一条从神农大道东端延伸到城井冈路炎井高速公路“霞阳收费站”的“外环路”正在施工兴建之中,未来的炎陵县城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架势,真的令人不敢想象。



再见,巴黎

罗小玲

一个周日,不到8点,离巴黎塞纳河不远的小街上,除了我们一家三口,只有肥美的鸽子在踱步,它们习惯了这座城市各色面孔,不论人离多近,它们都能闲庭信步,颇有些挑衅的意味。清晨的街道静谧,但并不干净,毕竟我们来自中国的全国文明城市。从35度的湖南株洲来到9度的巴黎,每一步都带着冷风。

一次又一次从塞纳河经过,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凯旋门、香榭丽舍大道,用脚丈量巴黎,太过熟悉的建筑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触手可及;卢浮宫、凡尔赛宫,近距离地揣摩蒙娜丽莎的神秘,欣赏维纳斯的美,感受曾经法国王室的奢靡生活;踩在蒙马特高地碎砖铺成的倾斜的街道上跳舞,从至高点圣心大教堂俯瞰整个巴黎;漫步左岸,走过一家又一家咖啡馆,也许其中就有海明威坐过的椅子,毕加索发过呆的窗口……一切都是如书中描绘的恣意、恬静。

擦肩而过的人很多,想来,某一类人才算是众多文章中刻画的法国人,整个人像被刀削过,小脸,窄身板,细且长的腿,无论男女都爱穿黑灰两色,因着天生是衣架,每次从旁边经过,都让人叹为观止。中心区车道大多是两车道,拥堵中,西装革履的瘦高法国男人背着公文包,踩着滑板车从车流中快速溜过。不觉得滑稽,反倒会涌上“兵荒马乱尚能如此淡定,真是优雅”的慨叹。至于法国女人,迈着大长腿如风般掠过,空气中混着她们身上的香水味还有手中的香烟味。听闻法国人吃得少,事实上也如此,早餐一个面包配一杯咖啡,中餐仍旧,晚餐依旧,从咖啡吧走过,随便扫一眼,大多如是,极少有桌上一堆吃食的客人。

咖啡吧遍布中心区,低头抬头就是不同的一间,上午10点不到,每间咖啡吧都坐满了人,到中午再到晚上,满满当当的人,一杯咖啡或一杯啤酒,面对街道,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人,没有埋头刷手机的,只有说不完的话,环境和人都是那么舒适自在,我仿佛触到了这座城市的浪漫与慵懒。如果,没有那些猝不及防中,总能在某处嗅到的尿味,没有低眉间,就能偶尔嗅到的狗屎,没有如迷宫般让人崩溃的巴黎地下交通。

这是一趟足以击碎任何幻想的自由行。女儿在美国读了几年法语,将到巴黎五大进行为期半年的硕士专业实习,没出发前,她和另两位美国同学被法国的网上租房给骗了,三个学生一共被骗近7000美元。有幸,我们的钱追了回来,但法国在我们心中被打折了折扣。

到了才知道,法国并不适合自由行。中心城区的房子小得如到了日本。大街上几无公厕,9月的天气即使再凉爽,这也是一种煎熬。最大的折磨在交通,巴黎中心区的街道应是多年前建的,意味着当下,它时刻是拥挤的,自驾游不明智,打车未免太奢侈。巴黎的地下交通四通八达,只是,地铁站或火车站要么没有工作人员,要么工作人员全然不顾面前长长的队伍,隔着玻璃,慢条斯理,极其“优雅”地应对着。运气好遇上工作人员,却也有可能只会说法语。女儿一着急,就忘了法语,英语如机关枪般扫射,常有工作人员被她问到膛目结舌。站内极少英文标志,一点法文都不会,就如同穿行在黑暗中,压根找不到方向。如果拖着大箱子,那得有点力气,上上下下只有楼梯,没有缓坡与直升电梯。去《天使爱美丽》拍摄地的那一天,我们从92省坐火车过来,换乘时才知道地铁罢工,只有围起的进站口和挥手让人离开的工作人员,并无多余的解释。那一天,我们在小街小巷里横冲直撞,微信计步达到3万多步。

除非是出了中心城区,否则,巴黎的脏乱绝不可能躲开。几天下来,我们强迫自己习惯了弥漫在城市中的各种难闻的味道。

后来,我们住到凡尔赛宫附近,住宿不错,空气新鲜,街道清爽,没有中心区的闲杂人等;如果不是其他国家都畅通无阻的信用卡在多个地方刷不出来,我们差点就认为这样的巴黎足够了。

赶上上班的女儿一直未租到房,一日日的联系与寻找中,稍不留神就能遇上骗子。着急上火和极度失望中,我们留下女儿离开了巴黎。

从机场冗长的队伍回头,只捕捉到女儿转身后的那一点衣襟。这一刻,只能说,巴黎再见!

● 世相

做梦都不敢想……

马立明

我的母亲,1972年就去世了,享年40岁。要是她老人家活到今天,看到祖国这么日新月异、昌盛繁荣,看到人们这么衣食无忧、精气有神时,她会笑着对我说:“明伢子,你看今天的生活,我做梦都不敢想……”

先说吃吧。你看现在的人们,哪个会为吃而犯愁?哪个会为买不到米、买不到油而苦恼?没有!

可是我的母亲,她虽然在新社会生活了二十余年,但那时共和国刚刚建立,国家十分贫弱,物资十分匮乏,尽管她和父亲常年披星戴月拼命地干,还是因为家里底子薄、人口多,加上出工的少,在生产队里仍然摘不了“困难户”这个帽子。所以,每年一到青黄不接,我娘会为缺粮少吃急得团团转。为此,她没有少吃红薯干、蕨根和野菜等。

次说穿。像如今的穿,无论衣、裤、鞋、帽,冬衣夏装,要什么款有什么款,要什么牌子有什么牌子,无须布票,无须裁缝,买了就可以穿,穿坏了又可以买。而我娘在世时,置衣服要凭布票。仅凭这点布票买回来的布,也不够全家八人穿。无奈,母亲很少添置新衣。我们众兄弟姐妹,也只好老大穿不了的老二穿,老二穿不了的老三接着穿,依次传下去,最后这件衣服补丁不少。对此,母亲没少种过棉花,没少纺过纱,没少请织布匠来织过布,可是仍然杯水车薪。

再说住。你看如今的家居,谁家没有屋住?谁家又有危房?没有!

而这住房,像户口在农村、人在城里工作的,一般在城里都购有房。而乡下的屋,却成了“空巢”。而在城里工作的人,绝大多数有一套或两套房子,有的甚至更多。可是我母亲在世时,家里仅有的几间土筑屋,因地势低洼,洪水常年光顾。今年不是倒西墙就是明年倒东墙,害得我父母没少

吃搬家、修房的苦,害得我父亲没少去长冲、八斗买树,晚上像做贼一样背回家修房。现在,当我想起这些,真还有些后怕……

接着说说生活质量。要是我娘还活着从乡下来到城里,当她走进家门,见我住得这么宽敞、明亮、舒适,她会问:“这不是你们常说的宾馆?”当她看到我夫人洗衣不用手,用水不用挑,她会惊讶地说:“你们太幸福了!”当我们打开电视机,陪她一块看电影、看电视剧或是看花鼓戏时,她会说:“这生活太美了!”当我们叫远在北京、岳阳、长沙的儿女回株洲来陪陪她,用手机打个电话或微信视频时,她又会说:“这不是在做梦?”

当然,在家里待久了,我们夫妇也会陪着她去河边看湘江风光带,看神农城和广场,或是看一桥、四桥、五桥,或是去神农公园、石峰公园赏景,陪着她去“株百”或是“天虹”等商场购物,当她看到店里的货物那么丰富、各种商品任君挑选时,她一定会很惊讶。

当我们购完物,搭乘30路或40路公交车回家,上车时亮一亮“老年证”不用买票时,她又会激动地说:“如今的政府多好啊!”

在城里住久了,母亲会嚷着回到乡下那个老家。无奈,我们只好开车去送。在路上,母亲会又反复叮嘱:“明伢子,如今的社会多好啊!你们可要好好珍惜,就告诉你现在开的这种车,过去我们公社的那些干部,都没有你们这份福!”

是的,这一切的一切,可惜她老人家走早了。要是她老人家能活到今天,她还会留下许多的惊奇和感叹,留下许多的笑容和喜悦……

婆婆

释然

怨无悔服侍她的妈倾谈。娘有什么三病两病,她着急得不行。那个“口里的妈”撑着肚子,胃痛得额头直冒冷汗地给她做饭,她却浑然不知。

直到有一天婆婆生病住院了,大夫对着他们一顿凶:“你们怎么照顾老人的!这么严重了才送到医院来!”把她和丈夫骂得一愣一愣的,从来就没听婆婆说过哪里不舒服呀?

她和丈夫安顿好婆婆回到家,一进门她就喊:“妈,我的鞋呢?”话刚一出口,她才意识到婆婆不在家。走进厨房想弄点吃的,她连油盐在哪都找不到。当晚,屋里安静极了,她和丈夫一起吃吃着泡面,四目相对,过了很久才听丈夫说了一句:“家里还是有个老人好啊。”

第二天,她提着煲好的汤和丈夫一起走进病房,“妈!”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句。阳光从窗外射进,婆婆缓缓地转过头来,脸上的每一个褶皱里都满含着惊喜,张开嘴巴,良久才甜甜地应了一声:“唉!”

当晚,她守在婆婆的病床前没有回家,紧紧地抓住婆婆的手,说:“妈,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呀?”婆婆腾出一只手来,抚着她的头说:“傻孩子,我是你妈呀!”

婆婆一辈子没有生育,没人叫过妈,原来这个妈在她的心中占了如此重要的分量。她忍不住伏在婆婆的胸前,哽咽着喊道:“娘!”

